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彞

郭祚字李佑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

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
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
獵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
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調
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
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
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
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承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
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
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
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
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駢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
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

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
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
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
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
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
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
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
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

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
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
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
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
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
以姦吏迭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公
物之情為之執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

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
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
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
其逋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
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
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徒
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
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肯不

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
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
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
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
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
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為
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

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
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
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
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
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酥出
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肩
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
射黃酥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

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
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
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
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
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
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
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

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
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
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
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
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
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
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
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

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
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
除其善惡而為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
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
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
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
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

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
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
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摠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
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
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
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
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
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

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迺令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

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
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
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獬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
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
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
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
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

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
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
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
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
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
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
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
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

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滅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弟
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
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獵書傳曉星厯占候言事頗驗
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彞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辛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彞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

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
彝並為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眇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
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
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
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
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彛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

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彛深
罪彛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
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己輕忽
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
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
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
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

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
孟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
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
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
先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
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
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
衡南異服之帥沙西龜頭之戎漠北髀髮之虜重譯納

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
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
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鉞玉及
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
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
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
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

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
舞之應罔罔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
以標審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懼震
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
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
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
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鶚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
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
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
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
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
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彛又表曰竊
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
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
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

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
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
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
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
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
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
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
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

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
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
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鑒與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
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
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
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
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
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

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
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
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
宗初侍中崔光表曰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
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
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
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勾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
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

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譖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殊無

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爨堂下捶辱極意唱呼磔磔焚其屋宇始均仲瑞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瑞傷重走免爨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與致

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悅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覲，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

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纍絲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

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彞曾祖辛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彞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彞追高祖往肯

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彛亡後靈太后云彛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彛先朝勲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

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焚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子嵩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嵩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彞風力寒寒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張彝傳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徽北

史作微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
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頴字宗敬以才學知
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

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頴於羣臣曰往憶邢頴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頴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卽繼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蹟還拜通直郎

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樂至司空
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佳東
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
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
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
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
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
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推衆

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
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
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
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
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
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
以紙絹為帳展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

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
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
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
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
衍梁泰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
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徵攝得以便

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
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
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
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
城流雒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
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
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
晉壽太守王景允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

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睹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
李義珍討晉壽景允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
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
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
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元思往攻之斬景民巴
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
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
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

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
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
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
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
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
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
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

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劔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

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符堅之
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
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况淵
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
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
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
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
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
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淮外謐
以風清荆沔於馬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
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
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
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
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
劍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

飢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
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
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
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
侍養微展烏烏詔曰若賊敢闕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
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
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

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
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闔實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
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
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
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
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
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劔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

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
戎危事不易可為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
懼寧可一日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
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
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
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

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
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
豪右文學箋啟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
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
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
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

不復勞征自為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
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
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
諸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
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
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
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
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

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
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
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
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
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
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
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

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

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
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
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舩舫衆軍齊
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
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千
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
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
庭淮外霧披徐方卷盞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奉

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侮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推電動低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犄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推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

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
帥衆會之巒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
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
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為必
闕

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
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
竭江東為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

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
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
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
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
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
為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盤桓方有
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
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

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
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
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
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為得失之計不顧
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
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
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豈
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

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
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
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
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
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
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
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

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於

世宗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也世宗
納之高肇以蠻有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蠻申釋
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
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蠻持節
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
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蠻曰司馬悅不慎重門
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
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關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

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
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
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
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
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
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為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
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
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

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犄角

攻之行將齊荀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
同惡數十人豫州平蠻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
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蠻
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
成而不處蠻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
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
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蠻才兼文武朝野瞻望

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

中出為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
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
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
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
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
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
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繼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李彥

李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
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世宗初為與廣平王
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
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

郎中以本將軍出為南充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
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為政清靜
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
僕射瀛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充州刺
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
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
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
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
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
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
樂良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
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
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蹟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觀宴饗之禮虬以禮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

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
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
有害母者八座奏輟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今不
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
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
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
勅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

食臬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
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
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
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

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
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
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
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
習鄴魏馳騁駿於綠竹之區騁驕驥於漳滏之壤斯誠
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嵩京創
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
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

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
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
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
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
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

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

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
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
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
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對
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臬忤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
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
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
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

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
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
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
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
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
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鬪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
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
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

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
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
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
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
之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
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
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
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

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
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
冀之勲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
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
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
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

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

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

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義擅朝獎為其親

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郗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
竊據負宸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
居京洛既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
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
純臣莫之敢距表啟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
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為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
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

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有郭默生亂劉允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日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

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
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
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叅軍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
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
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

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
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
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
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
趣舍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
載禍多廐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
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
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

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諺邀寵於時明彼

關一字

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

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
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
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
奉盛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驚之末行連英髦
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
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

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

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

而提福既獻

闕字

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

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

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宿

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

闕字

之蕭散本寓

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政理竟火燭之不

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

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闕字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

子且以自託

闕四字

雖邇僊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

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
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
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
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
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
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誼譁聊自足於所好

豈留連於或號思烟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蹈奉哲后
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
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
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
司惇史於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
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出
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
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

諒冠屨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

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

闕字

而禍結

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蹐於時昏獨沉吟

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

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

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

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寤迹

於南羅時獲逃於

闕字

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

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
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
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背距咸邑燼
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颶隆蹕通川而鼎沸
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
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憇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
望鄉村而佇立魯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
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侵之廓蕩昔遽生
之出奔親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
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僭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
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
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
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
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
而雲矯闢閭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翠華颺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
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
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愚疎而任遠固身存
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
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宜釣名以干世
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
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

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為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胥答曰特為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
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
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
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
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還鄴諧答曰
不常服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
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
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

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無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
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
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勲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
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
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
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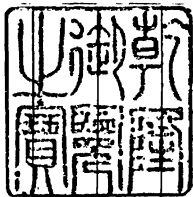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雋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雋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
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邢巒傳河間鄭人也。鄭應作鄭史記趙世家注鄭屬
涿郡觀本傳巒弟晏左遷鄭縣令巒叔祖祐子彥假
員外常侍鄭縣子益可知其誤矣

子蜀之舉更聽後勅。子當作平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